

共赴國難

港人的抗戰系列之②

▼梁汝基表示，在日佔初期，他目睹了市區「滿地屍骸」
大公報記者朱晉科攝

▼日軍所到之處，多滿目瘡痍。圖為日軍出兵上海翌日，南京路的情況
圖片取自《香港日佔時期》

▼1941年12月28日於港島舉行「入城式」。圖為隊伍行經灣仔軒尼詩道的情形
圖片取自《香港日佔時期》

「那些女仔被日本兵逼上二樓，之後傳些聲音下來，有人喊啊，嗆救命，哭哭啼啼，好大聲反抗。」
——梁汝基

▲圖為堅尼地道站崗的一名日軍
圖片取自《香港日佔時期》

三年八月苦海茫茫誰可忘

日寇摧花哭繞樑 獸虐無辜哀斷腸

婦女遭強姦、平民被屠殺，活人吃死人……一幕幕慘劇不斷在日佔時期的香港發生。「那些女仔被日本兵逼上二樓，之後傳些聲音下來，有人喊啊，嗆救命，哭哭啼啼，好大聲反抗。」對於年近九旬的老人家梁汝基來說，1941年「黑色聖誕日」前的平安夜，一點也不平安，簡直就是噩夢。翌日，港督楊慕琦向日軍投降，香港進入「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歲月。

大公報記者 朱晉科

1941年12月8日，日本陸軍渡過深圳河，南下攻襲香港，很快新界九龍就被佔領。24日，港島市區英軍退至灣仔馬師道防線，日軍到達波斯富街利舞台一帶。當時13歲的梁汝基，與父母租住在利舞台附近的「加拿大餐廳」二樓，透過窗口，他目睹了英軍的敗退。

「那些英軍無個得，全部投晒降，槍都不響一下，見到日本人就走，那些印度傭傭兵，繳槍舉手，就被俘虜，都不去和日本人鬥。」回憶那段香港的屈辱，梁汝基難掩心中的憤慨，更令他想不到的是，日本軍隊進駐後，竟馬上對居民胡作非為。

「女孩披頭散髮衣服都爛了」

梁汝基憶敘，當日傍晚，一批持槍的日本兵，開始將利舞台附近的居民趕下樓，不准留在樓上，並將他們男女老少、一百幾十人，全部集中在利舞台對面、坐落於三岔路口的一間店舖內，「全部人無得坐，不准企，要全部蹲在地下」。約十個日本兵守着，大家都不敢出聲。

到了約晚上八點，兩三個「穿着長筒靴、佩戴短槍」的日軍「首長」走了進來，然後有日兵用手電筒照向人群，態度極其惡劣，「他每個人都看，原來是想找親女」，梁汝基說，當時每個人都很害怕，心知日本人想強姦婦女，因此很多人包括他媽媽，都弄亂頭髮，遮羞臉，不給日本人看。但最終日本人還是挑了「四、五個女仔」，梁汝基不禁哀嘆，因為那些女孩子他認得，「平時返學都見過，是聖保祿（書院）的女仔，十多歲，都是學生。」

在日本兵的長槍刺刀威脅下，在場的平民都敢怒而不敢言。「那些女仔被日本兵逼上二樓，之後傳些聲音下來，有人喊啊，嗆救命，哭哭啼啼，好大聲反抗。」梁汝基怒斥，這明擺着就是強姦，「我們都沒有辦法，好像傻了，都未見過這種場面」。之後有一個女孩先下來，衫褲都被撕爛了，然後躲在一個角落，一聲不發。一個半小時後，其他女孩也下來了，「全部披頭散髮，衣服都爛了，有些人還流血，可能因掙扎而被打。」

誰知日軍獸性不減，強姦完這批女孩後，繼續挑選第二批，再次用手電筒照人。有些人用手掩着臉，都被日兵強硬地撥開，以便長官看樣貌。「他們又弄了幾個女仔上去，又再次大嘈大鬧，搞了兩三個鐘後才下來，之後就沉寂了。」

「曾經看見青年屍體掛樹上」

梁汝基表示，當晚大約有十個女孩被日軍強姦，事後都又哭又啼，「話要跳樓，又要自殺，我聽到有一兩個話『我要死啦，點樣見人啊？』」他又說，除了這次親身見證以外，之後也聽聞香港很多地方發生日軍強姦婦女，幾乎任何地方都有。他續稱，眾人被禁錮了一晚，翌日天亮，駐守的日軍都不理他們，大家才夠膽逃走。他回到住所樓下發現，守在門口的日軍都撤走，並往中環方向去。

梁汝基表示，在隨後的日佔初期，他目睹了市區「滿地屍骸」，例如在尖沙咀火車站，就見過有青年屍體掛在樹上。而他父親經營的花紗布匹，亦被日軍沒收為軍用物資，家庭破產，最後只能回廣州老家暫住。他慨嘆，在日本人的統治下沒有好日子過。

▼1941年12月24日在北角寶馬角一帶掃蕩殘餘力量的日軍
圖片取自《香港日佔時期》

灣仔西環變慰安地獄

有關香港淪陷時期的慰安婦的第一手文字資料不多，前養和醫院院長李樹芬醫生的回憶錄：《香港外科醫生》是極其珍貴的一本。該書記載了日軍在灣仔和西環開闢「慰安區」，並公開索求「五百名」慰安婦的計劃。但李樹芬指出，當年香港慰安婦的數量更為「龐大」，養和醫院亦接生了不少中國婦女被日軍強姦後所誕下的「孽種」。

公開索求五百名慰安婦

李樹芬在回憶錄指出，日軍在佔領香港的最初三日大肆「慶祝」，「無惡不作」。1941年「黑色聖誕日」的後一夜，一批日本兵在養和醫院對面的山光飯店大吃大喝，「醉後便四處搶掠，強姦和殺人」，「救命之聲此起彼落，還有人敲擊鐵罐求救。」日兵甚至「強行進入醫院，搜尋護士」，李樹芬便帶夜班護士退避。翌日他才得知，位於賽馬會的臨時醫院，「有幾位外國籍的護士不論年齡，除及時逃掉者外，皆被日軍強姦。」

李樹芬指出，當時醫院接收因強姦而致傷或成病者，為數不少：「受害人的年齡由十歲至六十歲以上，為人祖母者均有之。我親自看到，因抗拒被姦而被打傷，有的牙齒被擊落，有的鼻樑被擊斷，甚且有身中刺刀數處者，有些懷孕了，有的流產，也有誕生孩子的。」

一日，日軍總醫官江口上校通過戰前港英政府副醫務總監華倫天奴的穿針引線，來找李樹芬商討在香港籌設日軍「慰安區」，聲稱以此緩和強姦問題。江口率直表示：「我需要五百名女子，請教我向何處去找她們呢？」華倫天奴在旁作註解，所謂的女子就是娼妓。

不過江口的慰安區計劃「被迅速實施以及發展」，灣仔很快變成一個日本化的社區，「店舖及妓院的格局

，全採日式，如用紙窗，松木，燈籠等，還有最觸目是到處高懸着日本國旗。」「妓女的人數，應該以千數來計算」。這些「妓女」，除了來自本地，還有從近鄉及廣州招致，也有日本來的，李樹芬慨嘆：「日本人把香港這個交通樞紐之地，改作了皇軍慰安所，人慾橫流的淫穢地獄。」

人慾橫流「孽種」急升

李樹芬又發現，他們醫院向東華醫院借來用的救護車，竟被慰安所據為己有，他嘗試向負責人——一個名叫林正富的台灣人索回，但對方要求他先向江口上校交涉。李樹芬心知爭辯亦不會有結果，只好問對方要此車何用？林正富說「是載運『妓女』至香港大學檢查的。」

據李樹芬回憶，養和醫院接生了不少中國婦女被日軍強姦後所誕下的「孽種」，到了一九四二年的九、十月間，香港淪陷已九個多月，「嬰兒的出生率，有不正常的增加」。孕婦多數是先姦後婚，丈夫是日本人或台灣人，「他們強橫霸道，根本不會理會醫院的規例。」

刺刀殺嬰視人命草芥

退休警務處高級警司何明新是一位歷史愛好者，上世紀七十年代起，他在不同地區駐守時親身接觸多位經歷過「三年零八個月」慘痛日子的人，搜集過日本人侵略香港的資料。何明新向記者介紹說，一位名為梁金的老人家，當年曾在西區警署目睹有日

軍殘忍地用刺刀殺害嬰兒，及後他避走廣州，被日軍開槍射中，下巴至今留有傷痕。

亂槍掃射平民中彈

八十多歲、名為梁金的老人家，曾向何明新講述過一段觸目驚心的經歷。何明新說，1942年1月，「萬金油大王」胡文虎在七號差館即現任的西區警署，派發萬金油，很多人排隊，一路排到梅芳街，當時十多歲的梁金目睹一個女人背着嬰兒，不知為何與一個日軍吵起來，那個日軍突然就扯起嬰兒，將他拋高，用刺刀刺穿，「掙下掙下」。何明新憤慨地說，南京大屠殺中，日兵拋高嬰兒然後用刺刀去刺，這種惡行在香港都出現過。之後梁金回廣州避難，突然街上有一日本軍人開槍，他下巴被射中，留有傷痕。

對於香港慰安婦，何明新亦搜集過資料，70年代他在灣仔駐守，便接觸過多位與慰安婦熟絡的人。據他了

解，日佔時期灣仔的慰安所，集中在分域街至菲林明道一帶的三層唐樓內，為低級士兵服務，而高階軍官的慰安所設於灣仔半山的「千歲館」，遺址在現時南固臺的旁邊。

何明新接觸過很多被強姦過的婦女，有些是一家大小被強姦，男人被殺死。他說當年被日軍強姦是很普遍，以致有婦女不肯承認當年在港。

多間差館變行刑室

何明新表示，當年很多差館都被用作行刑，例如他駐守中央警署時，曾有老人家向他講述是哪間房間用來拔指甲，又是哪間房間用來斬首等等。而現時被改為戴麟趾康復中心的八號差館，當年後面有很多木屋，聽聞日佔時很多人在那裡被吊死，或被人綁着練靶，「坊間指那裡很猛鬼，同事都不敢去」。他又說，當年駐守灣仔時，很多次見過有人在地下掘到白骨，猶如集體亂葬崗。

惶恐度日 活人食死人

►日本軍票
圖片由何明新提供



▲梁炳華認為年輕人應了解這段悲慘歷史
大公報記者 麥潤田攝

宣示對市民的權威，要求被統治者服從，例如日軍很強調市民要尊敬他們，市民每經過站崗的地方，見到日軍都必須鞠躬，否則隨時被殺。

枉死者眾人口大跌

為了減少香港的糧食負擔，日本推動歸鄉政策，欺騙或強迫市民離開香港。根據梁炳華做過的訪問，有些人當年被日本人騙上船，聲稱去海南島有飯食，但結果船去港後，就被日本人扔下海，很多人枉死，生還者鳳毛麟角。戰後，香港人口由一百六十萬，下跌至不足五十萬，除了部分離開香港，很多都是被殺死或餓死，梁炳華又指，香港當年經常發現有被割肉的死屍，出現過人吃人。

對於日佔時期的教育狀況，梁炳華有專門研究。他指出，戰前香港是教育事業發展得不錯的地方，受教育的估計有一萬，但去到淪陷時期，跌到約三千人，戰後繼續辦學的學校只有十間、八間，但多了不少日語學校，以推動市民學日語。他強調，香港教育在三年零八個月陷入極低潮，很多適齡兒童都無機會讀書。他強調，在日本軍國主義仍然存在的今日，年輕人絕對應該要了解這段悲慘歷史。

香港史研究專家、國民教育學會主席梁炳華博士表示，港英政府當年對日本侵略香港，佈防準備不足，以致日軍十八日便迅速佔領香港。他強調，香港社會在日佔時期各方面遭受重創，在日本軍國主義仍然存在的今日，年輕人絕對應該要了解這段悲慘歷史。

梁炳華指出，由一九三七年中日開戰至一九四一年，英國抱着僥倖的心理，認為日本未會進攻香港，但他們亦做了一些防禦措施，例如建造防空洞，堡壘和炮台等，大部分設施是向海，又為了應對日軍北伐，就在新界南橫築醉酒灣防線，不過在開戰前日軍兵數，基本上沒有特別大的增加，只是在開戰前看到形勢有變，才匆忙從新加坡、加拿大調派一些軍隊來，並無很有規模的防衛，所以日軍開始進攻後，英軍便不堪一擊。經過十八日的戰事，香港淪陷。

梁炳華續指，在三年零八個月，香港無論在民生、政治、教育、人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都處於非常嚴峻的情況，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惡劣。根據他訪問過的親歷其境的市民講述，當年的生活朝不保夕，連最基本的溫飽都沒有，完全是生活在恐懼、忐忑、剝削和威脅之下。

梁炳華舉例說，當年日軍控制糧食，實行配給制度，每人每日只可以有六兩四的米供應，但那些米都是溼了沙子，篩選後剩下三分二可食，甚至有人拿米時插隊，也被日軍殺害。梁炳華強調，日軍透過種種方法，